



对法语的 一份激情

——《对话》节

[法]程抱一 / 文

张彤 / 译

[112/113]

命运安排我，从此生的某个阶段开始，成为驾驭汉语和法语两门语言的艄公。这是否完全是命运之使然呢？难道其中不也包含一点我自身的意志？总之，我曾试着迎接挑战，以我的方式，驾驭起这两门语言，直至从中收获了些硕果。通常，人们总是将它们褒誉为“大语言”，其实，这是两门复杂的语言，分别承载了漫长的历史与文化的遗产。它们本质迥异，彼此间横着太多的差别。也就是说，在我到达法国后的至少二十年内，我的生命仿佛一场激情的戏剧，充满了矛盾与撕裂，不过，当我最终决定从两门语言中择一作为我创作的工具体时，这种痛苦又转变为另一份艰辛的求索，因为，在如是抉择的同时，我并不希望另一门语言，也就是我的母语，从我生活中完全地、简单地消失。于是，悄悄地，我的母语蜕变为忠实却又隐秘的对话者。它在我耳旁絮语，营养我的心灵，不断为我提供意象，让我表现，又为我带来不尽的乡愁，让我疏解；每每此时，它的有效性便凸现得格外明显。与此同时，我也挚爱上了法语这第二语言。这是一次奇遇，语言的奇遇。其中，特别强调的主题便是对话与沟通；这两个宏大主题照亮了我缓缓前行的道路。我苦苦追寻，每当看到两种语言奇迹般地结合，相依相赖时，我无数次为之激奋，为之陶醉。这份相依相赖曾带给我，并将带给我无限多的东西，远远超过了我起航时的预想。

是的，我说这是语言的奇遇。在清晰地讲述这个奇遇之前，我觉得有必要从一两个先决的问题谈起，比如，关于人类语言之奥秘的思考。不是吗，一门语言完完全全应是毫无保留、一并给与的工具。自从呱呱坠地起，你就依靠它叙述、表达头脑中所闪过的一切东西，并描绘外部世界的诸多事物。这样说来，语言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简易，通用的，能为大众所立刻接受的。然而，我们又惊讶地看到，再没有比语言体系更为密闭的机制了。某一特定的语言体系总是在自己四周树起严密的壁垒，对任何一个不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。撇开惊讶不说，构成语言之复杂与神秘的另一原因也值得